

《地下室手記》新譯

歐茵西

中文書名：地下室手記：杜斯妥也夫斯基經典小說新譯

原書名：Записки из подполья (Notes from Underground)

原文作者：F. Dostoyevsky

譯者：丘光

出版社：櫻桃園文化

出版日期：2014/05/02

ISBN：9789868750159

頁數：240頁

定價：新臺幣280元



閱讀杜斯妥也夫斯基 (1821-1881)，理解杜斯妥也夫斯基，翻譯杜斯妥也夫斯基，都從來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生命歷程艱辛，承受許多屈辱，看遍人間黑暗角落，負荷沉重，使他不斷從異於常人的角度看待現世痛苦，發展出十分另類的寫作特質。從早期的《窮人》(1846) 到晚年的《卡拉瑪佐夫兄弟》(1880)，莫不充斥神經質的人物、瘋狂的理想、病態的喜悅、悲愴性的命運。種種非常態人物與病症，如雙重人格、精神分裂、老年癡呆、歇斯底里、癲癇症、凌虐狂、幻想症、白癡、殺人兇手、強盜、妓女……，形成線索繁複，衝突尖銳，虛構性強烈的世界。這些作品為他帶來崇高聲譽，我們閱讀時的感覺卻可能相當矛盾，在曲折複雜的人物心理與情節發展中，又好奇，又

歐茵西，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斯拉夫研究所博士、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退休教授、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兼任教授，Email: isou@ntu.edu.tw。

難以持續讀下去的耐性。因此閱讀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世界，不能不預作功課。櫻桃園文化公司新譯《地下室手記》，譯者丘光不僅中、俄文俱佳，譯文暢達，書末精心編列的年表，有利於引導讀者追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人生軌跡、道德追求和宗教探索。全書各處涉及俄國歷史、地理、社會、文學、哲學……等背景知識和資料，皆能適時詳予註釋，熊宗慧的導讀鞭辟入裏，都非常重要。

相對於《罪與罰》(1866) 和《卡拉瑪佐夫兄弟》兩部鉅著，《地下室手記》(1864) 是篇幅輕薄的中篇小說，百餘年來，也甚受重視，評論不斷。論者多能同意，此作集杜斯妥也夫斯基大全，其中的主題、人物、情節、語調，都淋漓盡致表現了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典型風格。蘇聯文評家巴赫金 (M. M. Bakhtin, 1895-1975) 稱之為「疏離小說」(或「異化小說」)。他解釋，人是羣居動物，需要與他人交往，希望在交往過程中被認同，感受尊重，証實「自我」的價值。但許多人可能遭受鄙視或嘲諷，內心滋生對環境或他者的仇恨，遂以各別不同的方式，如努力求知，認真工作，要以積極正面的成績贏得肯定，有人則變得孤獨、敏感，將自己隔離在眾人和環境之外，也就是異化了自己，不再願意或已無力融入正常社會。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諸多異化形象揭露的寂寞心靈與疏離生活，有一定普遍性和真實性，相當程度啟發了西方近代作家的寫作(如卡夫卡《變形記》、卡繆《異鄉人》)。他們書寫異常壓力下，人心的活動與反應，若有能為人們所理解或引發進一步想像者，便可能引起讀者興趣，樂於跟隨作家摸索其中的幽暗小徑，獲得有意義的啟發。

杜斯妥也夫斯基個性內向孤僻，耽於幻想。青年時期質疑東正教，傾向社會主義，被捕入獄。《地下室手記》發表於他在西伯利亞的十年牢獄和流放之後，對俄國社會與生命本質有了深刻體認，宗教觀也已迥異從前，不僅從激進派轉向親斯拉夫主義和對基督信仰的依賴，而且表現深度的道德需要，通過信仰努力完善自我、超越現實。《地下

室手記》探入人心黑暗，分析病態心理，解剖人性的神秘面貌，如尼采 (F. W. Nietzsche, 1844-1900) 所言：「這是一本深刻的心理小說。」，常被稱是《罪與罰》、《卡拉瑪佐夫兄弟》等後期作品的序曲。《地下室手記》僅兩章，文體各異，第一章通篇是主角（地下室人）神經質的叨叨獨白，第二章以事件的敘述和對話為主要內容。兩章的重點都不在於作者提到什麼，而是提及的方式，以及地下室人的怪癖和神經質。從第一章地下室人的自述，我們知道他從小貧窮卑賤，學生時代已飽受同學惡意嘲弄，後任職低級公務員，亦遭同事排擠鄙視，累積很多痛苦和屈辱，十分敏感和神經質。第一章第一節，地下室人自白：「我這個人有病……，我是滿懷憤恨的人。」他向預設的隱形聽眾反覆訴求，這些聽眾是所謂正常人，想像中對地下室人百般譏嘲，他以自以為是的邏輯和策略一一反擊，突顯了自己的挫折和憤怒，是個極端不快樂的人。地下室人認知自己的病態情緒，自覺罪過深重，也意識善的美與崇高，卻仍以墮落為樂；「我既不兇惡也不善良，既不下流也不正直……」，犯下可笑可憎的行為後，懊悔不已，只好爬回老鼠洞似的狹隘空間，一道無形的石牆阻隔與外面世界的聯繫。但孤單的生活使他更加孤獨，性情更加焦躁，竟妄想以作惡證明自己的「自由」——自由咒罵和行惡的權利。做了壞事，再度滑入悔恨的深淵，躲進孤獨的心靈角落，繼續像瘋子般活著。

「自由」的思考一向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重要課題。地下室人認為，世事複雜，人的性格、生活過程、生命追求都多元多樣，「二二得四」不必然等同「幸福」，反而可能侷限人對宗教、對道德、對生活的理性思考。但什麼樣的「自由」才是合理？人的自由選擇導致合乎理性的「利益」嗎？利益使人類更文明或更惡毒？他提出一連串說詞，充塞一連串思考和病態喜悅，自己深陷泥淖，讀者也被迫在黑暗中惶惑不安，尋找出路。

第二章共十節，地下室人回憶往日生活片段，標題「溼溼的雪」

有象徵意義。往事陰鬱，像天空飄落的雪，像他灰暗的心境，又黃又濁。職場上，人際關係上，地下室人無疑都是失敗者，經驗過數不盡的羞辱和痛苦，急欲報復。例如他在彼得堡的涅瓦大街散步，自承由於外表卑微庸俗，被迫不斷以泥鰍似的難看姿態讓路給軍官、女士們。「我比所有人聰明，比所有人高尚，為什麼像隻蒼蠅，讓路給所有人？」他忿忿難平，預支一筆薪水，添裝打扮，要更常上涅瓦大街，要放膽衝撞別人。第一回合，卻像顆小球被一名陌生軍官輕易推向一旁。他決心報復，第二次，「我一步都沒退讓」，與對方肩碰肩擦身而過，為此他雀躍不已：「我公開地把自己和他置於平等的立足點上了。」，「我稱心得意，陶醉在狂喜中，唱著義大利詠嘆調。」這是書中地下室人僅有的一次勝利。

第二章主要內容有二，地下室人無法忍受寂寞孤獨，嘗試重新走出自我，找上了舊時同窗，執意要參加他們的一場惜別餐會，且特意提早到場，卻備受冷落，只好借酒裝瘋，胡言亂語，甚至挑釁要求決鬥，徒然換來更多的衝突和羞辱。大家喧嘩歡樂，好像完全忘記他的存在。午夜，他們決定轉移場地，拋下了混亂、剩菜、碎酒杯、菸蒂、地下室人和他滿心的憂愁……。地下室人急奔下樓，跳上馬車，來到一家妓院，展開本章第二部分：地下室人與妓女麗莎 (Lisa) 的冗長對話和對戲。麗莎與《罪與罰》的索尼亞 (Sonja) 相似，是杜斯妥也夫斯基偏愛的人物，她們肉體墮落而心靈高尚，扮演男主角的拯救者。面對不幸的麗莎，地下室人自覺高貴，有意將剛才承受的侮辱發洩到另一人身上。他以飽學之士、生命導師之姿向麗莎滔滔說教，曉以妓女生涯下場悲慘的大道理，麗莎感動哭泣。地下室人達到侮辱麗莎的目的，給了她自己的地址。不久，麗莎循址而來，目睹地下室人卑微赤貧的真相，使他自尊心大受打擊，坦承自己實是無路可走，毫無助人之力。地下室人只能繼續以幻想緩和現實痛苦？或者，高尚的痛苦也許勝於廉價的快樂？作者沒給答案。